



上图:平津战役纪念馆门前的雕塑
左图:我攻城部队在海河金汤桥会师

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的3种方式之一

“天津方式”的胜利

■周茂峰 高 凯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歼敌13万余人,成功解放天津。天津战役的胜利,封住了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为和平解放北平增加了重要砝码。至作战结束,天津市工厂、学校、街道大都保存完好,此次战役创造了我军在短时期内攻克敌重兵设防大城市的先例。后来,毛泽东提出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的3种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天津方式”。这一战也成为解放军现代城市作战的经典战例。

故布疑阵,声东击西。施放“迷雾”、隐蔽作战意图是指挥官用谋施策的重点。天津战役中,我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的战法,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会师金汤桥,完成“拦腰斩断”。总攻发起前,战地总指挥刘亚楼有意将接见国民党军陈长捷谈判代表的地点设在天津城北,而后又在城北安排火炮试射,使天津守将陈长捷误以为我军攻城指挥部及主攻方向皆在城北。故陈长捷将天津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62军151师从城内核心区金汤桥调走,造成金汤桥地区守备力量空虚。战斗发起后,我军东西对进,作战十分顺利,14个小时内就完成了会师金汤桥的任务。

工作细致,准备充分。天津城属水网地形,水系较密,是国民党军苦心经营、重兵固守的城市。为确保顺利攻克天津,给北平的傅作义部以震撼并迫其和谈,我军天津前线指挥部进行了周密的作战准备,深入进行国内战争形势、天津战役的重大意义和执行城市作战政策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极大激发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增强了指战员的攻坚意识、团结意识和纪律意识。我军还围绕守军的兵力配置、火力配置、防御部署及要点地形情况进行周密细致的战场侦察,为指挥员及时、正确地定下作战方案提供第一手依据。鉴于前沿地形开阔,敌防御设施种类多、纵深大等特点,我军组织部队克服天寒地冻、守军火力威胁等困难,进行了大量土工作业和物资器材准备,构筑多条交通壕,缩短冲击距离,增加了攻击的隐蔽性和突然性;准备爆破和架桥等攻城器材,保证攻城作战所需;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战术演练,提高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

多兵协同,配合密切。天津战役中,我军成功组织步、炮、工、坦克兵的协同是作战的主要亮点之一,不仅发挥了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威力,也在前沿突破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兰州、上海、广州等城市作战提供了范例。炮兵火力打得狠,原计划2小时的火力准备,在40分钟内即摧毁了守军的坚固防御工事及主要火力发射点;防空火力打得准,高地一进入

战场,就打下2架国民党飞机,使敌机不敢随意飞临战场;装甲力量突击猛,快速逼近,打击守军中心堡垒;工兵开辟道路快,在炮火掩护下,我军工兵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扫雷、破障,仅10多分钟即开辟出通路,并完成架桥任务。

梯次布兵,多点破壳。天津守敌构建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尤其是依托护城河积极构筑碉堡工事,形成环城防御外壳。如何快速破壳,确保我军尽快进入纵深作战,成为此次战役胜败的关键。这不仅要求我方在兵力、火力数量上占优,更要求我方在兵力使用配备上做到合理有效。为此,我东、西、南3个攻击集团按照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要求进行了梯次配置,各师、团、营相应确定了第一、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首先,以连为单位组成突击分队,各连则将各班排分为攻击和支援分队,排所属各班又分小组。总攻前,从各大队到各连,均明确了各自任务,并明确了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投入战斗的顺序和大致时间,在总攻击开始后,一举打开了14个突破口,并及时组织有效兵力抗击敌人反冲击,乘胜扩大战果,确保了后续部队迅速进入纵深作战。

灵活穿插,小队分割。纵深战斗中,各纵队以连为战斗单位,在总攻击目标明确的前提下,采取“三三制”和“四组一队”战术,对守军展开分割围

歼。按照战前部署,纵队、师、团、营、连均分别明确了攻击方向,多路进攻,迂回包抄。巷战中,对敌据守的坚固据点,不恋战、不纠缠,首先迅速有效地完成分割,达到扰乱敌人防御系统的目的,然后再逐一攻克守敌据点。如第1纵队第1师第1团在向敌警备司令部攻击前进时,兵分三路穿插进攻,其中1营向罗斯福路穿插,3营向东南迂回,配合2营攻打敌警备司令部。正是由于我军灵活地穿插,不拘于一屋一点,从而使我纵深攻击部队能够迅速突破守军防线,彻底瓦解敌防御体系,不仅实现了军事上的“迅雷不及掩耳”,更实现了政治上的威慑效果。

活用战法,快速歼敌。根据天津市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形和国民党守军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兵力、工事均不强的特点,我军前线指挥部确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的战役方针实施进攻;针对城区战斗特点,采取穿插越顶、避强击弱、穿插分割战术手段。由于战法运用科学,我军有效达成作战目标,大量歼敌有生力量,仅29个小时就取得了战役胜利。

按照战前部署,纵队、师、团、营、连均分别明确了攻击方向,多路进攻,迂回包抄。巷战中,对敌据守的坚固据点,不恋战、不纠缠,首先迅速有效地完成分割,达到扰乱敌人防御系统的目的,然后再逐一攻克守敌据点。如第1纵队第1师第1团在向敌警备司令部攻击前进时,兵分三路穿插进攻,其中1营向罗斯福路穿插,3营向东南迂回,配合2营攻打敌警备司令部。正是由于我军灵活地穿插,不拘于一屋一点,从而使我纵深攻击部队能够迅速突破守军防线,彻底瓦解敌防御体系,不仅实现了军事上的“迅雷不及掩耳”,更实现了政治上的威慑效果。

微历史

野猪与防毒面具

1915年,德军在比利时伊普尔地区释放氯气云,首次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早期各国应对毒气的手段多为佩戴浸有化学药剂的防毒口罩,利用化学药剂与毒气反应起到防护效果,但这种湿面罩防护时间短,且无法应对不断更迭的新型毒气。后来,科学家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投放毒气后的战场有大量野生动物死亡,唯独野猪幸免于难。研究发现,野猪在闻到刺激性气味后会鼻子拱入土地,松软的泥土起到了过滤和吸附毒气的作用。根据这一原理,科学家将活性炭填入特制的滤毒罐中,通过导气管连接到橡胶或皮革制的面罩上,设计出了最初的防毒面具。

装有活性炭的滤毒罐能防毒机理由早期的化学中和发展为物理吸附,是防护技术的一项重大进展,对后来防毒面具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军阀部队的横队战术

据冯玉祥的苏联顾问普利马科夫在《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记载,20世纪初的军阀部队士兵使用的步枪都是“万国造”的旧武器,大多枪筒已经锈蚀;火炮也都为国外采购,型号不一。无论军官还是士兵文化程度大多不高,缺乏专业培训,几乎对枪械原理、弹道轨迹、标尺使用等一无所知,面对机械故障只会一味添加油。在战术方面,他们崇尚横队战术,单个射手间、部队间均采用横向密集排列的阵列向前推进,不考虑地形因素,只注重兵线的拉齐,并以此作为进攻能力的评判标准。

普利马科夫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描写是当时部队人员素质薄弱,战术运用单一的现实缩影,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阀部队作战能力的不足。

(牛清波 齐浩林)

“皇家陆军双徽营”覆灭记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雪马里围歼战

■王洪喜 王 蓓

众所周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联合国军”中占比最多的是美军。在组成“联合国军”的16个国家中,英国参战兵力、作战经验和活跃程度仅次于美国。雪马里战斗是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的一个经典战例,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英国精锐部队的一次殊死较量。

雪马里位于临津江南岸4公里处,山势北低南高,易守难攻,是敌人防御前沿的一个坚固要点,守敌为英军第29旅的“格洛斯特营”。格洛斯特营是英军第29旅中的精锐,有150多年的历史。在1801年英国远征埃及的殖民战争中,它曾因突出重围、反败为胜,荣获英王授予的“皇家陆军”帽徽。从此,该营官兵都佩戴两枚帽徽,被称为“皇家陆军双徽营”。该营不仅编配步兵连,还配有炮兵连、坦克连、骑兵连和迫击炮排,配备火炮42门。

此次战斗中,他们的对手也非等闲之辈——负责进攻雪马里阵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187师。第63军是志愿军第19兵团的主力,187师则是63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官兵整体素质高,战术素养好,战斗作风顽强。此时,63军经过兵力补充和换装武器装备,尤其是炮兵部队不断加强,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就这样,我军和英军一场硬碰硬的对决在雪马里一触即发。

1951年4月22日,志愿军发起第5次战役。第63军于4月23日凌晨强渡临津江,迅速攻占英军第29旅的一线防御阵地。187师561团勇猛穿插,越过15公里崎岖的山路,粉碎敌人数次阻拦,夺占临津江南岸敌纵深一个制高点钳岳山,切断英军第29旅和美军第3师的联系。接着,我军又向钳岳山西南的沙器幕方向渗透,堵住了钳岳山西北雪马里地区守敌格洛斯特营的退路。24日4时,187师将格洛斯特营及其配属的炮兵第45



孤胆英雄刘光子雕塑

团第7连、哈萨克骑兵第8连、重型坦克连等部共1000余人团团包围。24日拂晓,雪马里围歼战打响。560团奉命攻歼被围英军,团主力从正面进攻,第1营从左翼迂回断敌退路,迅速占领了雪马里以北高地。被围英军见大势已去,遗弃重型武器装备,在纵深炮火支援下向南突围,却被我军截击,被迫收缩回雪马里及235高地。战至24日傍晚,格洛斯特营防守的外围阵地已全部被志愿军攻克,残余部队被压缩在包围圈内。

英军第29旅得知格洛斯特营被围,十分焦急,一面令其固守待援,一面令航空兵空投食品和作战器材,并出动地面部队救援接应,但被我军以顽强的阻击击退。25日10时,560团向被围英军据守的235高地发起最后攻击。除少数敌人逃脱外,其余的英军不是被击毙,就是成为志愿军的俘虏。至此,英军这支王牌精锐部队在志愿军进攻下,不到

3天便被全歼。

雪马里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英军第29旅格洛斯特营和1个炮兵连,1个重坦克连,毙敌营长以下官兵129名,俘敌副营长以下官兵459名,缴获火炮20门、坦克18辆、汽车48辆和一批其他军用物资。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俘虏英军961人,雪马里战斗的俘敌就占了将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机智勇敢,1人即俘虏了63名英国兵,创造了朝鲜战争中人俘获敌军的最高纪录,个人荣立一等功,志愿军总部授予其“孤胆英雄”称号。这场战斗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英国人面前打出了威风,洗刷了百年耻辱。

链接历史

原典

《百战奇略》养战篇原文为:凡与敌战,若我军曾经挫衄,须审察士卒之气,气盛而激励再战;气衰则且养锐,待其可用而使之。法(《孙子兵法·九地篇》)曰:“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

养战篇认为,大凡对敌作战,倘若我军曾经受过挫败损伤,就一定要仔细观察军队的士气状况后再采取行动。如果士气仍然旺盛,就激励他们同敌人再战;如果士气已经衰落,就暂且养精蓄锐,待士气恢复,再同敌作战。诚如兵法所说:“注意休整军队,不令士兵过于疲劳,以保持士气旺盛,积蓄战斗力。”

战例

战国末年(公元前226年),秦王嬴政派李信领兵20万伐楚。李信大败于楚将项燕。公元前224年,嬴政亲召辞官返乡的王翦,王翦遂率军60万出征。面对倾巢而动的楚军,王翦命令军队坚壁固守,组织休养,不予应战。楚军多次挑战无果,便向东撤退。王翦见状,立即率兵出击,一路追击楚军,并杀死项燕。次年,王翦俘虏楚王负刍,灭亡楚国。

1949年8月,我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下,对盘踞兰州的国民党军第82、第129军发起攻击。我军初战不利,但在快速休整之后胜利解放兰州。此役是解放大西北的关键一战,共歼敌2.7万余人,彻底摧毁了以马步芳军事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西北战略防御体系,加快了青海、宁夏、新疆的解放步伐。

计谋分析

及时休整,提振士气。养战篇旨在阐明当部队作战受挫后,如何组织休整,积蓄士气,从而战胜敌人。养战篇强调,指挥员在作战受挫时,应根据部队士气和疲劳程度来决定是否继续用兵。这是符合战场实际与用兵规律的辩证观点。只讲用兵,不重养兵,是竭泽而渔之举。王翦深知养兵的重要性,通过“坚壁不战,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与士卒同甘苦”等方法,使曾经受挫的秦军得以重振,从而一举灭楚。

运用养战之法,将帅要身先士卒、亲临一线、与兵同在。将帅抚循士卒、同甘共苦,是提振部队军心士气最有效、“强心剂”。在一野组织休整的过程中,为了告诉大家“试攻受挫,但最要紧的是士气不能低落”,彭德怀冒着雨、顶着敌人的炮火走遍前沿所有主攻阵地,看遍所有参加主攻的部队。这对一野部队再攻兰州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与动员作用。

组织总结,加强准备。运用养战之法,要处理好“养精”与“蓄锐”的关系。受挫部队组织休整是为了养精蓄锐,这不只是包括安抚官兵情绪、组织部队休息、救治伤病员等,更重要的是积蓄起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就要求指挥员在提振士气的同时,深入总结前期作战失利的原因与教训,进一步掌握与判明敌情,并针对现实敌情组织必要的专项强化训练,为再次对敌发起攻击做足“功课”。同时,指挥员在亲临一线激励士气的过程中,应当切实掌握基层情况,着力解决现实难题,从而有效强化部队休整所积蓄的“锐势”。在秦军休养待战时,王翦向士卒询问军中日常情况,掌握了军中士卒以投石、跳高游戏方式来加强训练的情

况,并以此判断秦军休整的效果。在一野部队休整时,彭德怀深入前沿一线,同各级指挥员和基层干部、战士一起总结失利教训,详细了解部队各方面准备情况,并“当即提出了一些克服困难的办法和措施”。

视情出击,快速制敌。养战是为了“待其可用而使之”,而待到何时方可用兵,则是运用养战之法的难点所在。用兵时机的选择,既要充分审视我方养精蓄锐的实际成效,更要通盘考虑敌情动态与战场变化等各方面客观因素。因为即使我方部队休整充分、士气高涨,但在敌方士气不衰、锐势不减之时用兵,我方仍有可能钝兵挫锐。只有在我方准备充分而敌方出现致命破绽之时迅速用兵,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养精蓄锐的作用,达成一击制胜的效果。王翦正是在掌握秦军休养待战情况的基础上,抓住楚军“引兵向东”、主动撤退的有利时机,才能“纵兵追击”,一路夺城池、杀项燕、擒楚王、灭楚国。

需要认清的是,养战待时不等于消极待战,士气与战机都是等不来的。养战待时的时间不宜过久,时间过久不仅有贻误战机的可能,更容易滋生畏战、懈怠等负面情绪。尤其是受挫休整的军队,往往急需一场胜利来重振旗鼓。1949年8月21日初战失利当晚,毛主席发电报指示一野再次“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组织休整与准备,但彭德怀根据西北战场实际,充分考虑敌方增援和我方补给、准备等情况,主动请示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将休整时间缩短为3天,以把握战机、避免被动。经军委批准后,一野于8月25日拂晓对兰州发起总攻,于26日11时解放兰州。



兰州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